

爱好吟诗作对的企业家王安仁

R老板慢生活
Rui bao Tel:6688 6688

记者 项武龙

王安仁简介：

王安仁 46岁 是塘下镇场桥龙翔工业区的一名企业家,从2000年开始经营汽车部件厂至今。该厂产品质量优秀,为某品牌汽车部件独家供应商。

从读书时代开始,王安仁就喜欢古诗词和书法。在事业步上正轨后,王安仁开始了诗词创作,成为我市一名颇有名气的网络诗人。2009年,王安仁参与主编了收录温州地区21名诗词爱好者作品的《瓯风集》。



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,请事斯语。饭疏饮水,曲肱而枕,乐在其中。在温州荣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安仁的办公室里,一边是

企业产品的模具,另一边柜子上则摆满自己创作的诗词作品。

我很喜欢中国文化,比如古诗词、书法等,尤其是诗词创作,20多年来都没有放弃。记者近日在其办公室见到王安仁时,他正在办公桌前练习书法,一笔一划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。

我的书法是读书时学的,当时纯粹只是喜欢,也没有深入学习。现在有时候用书法的方式,书写自己的诗词作品,别有一番情趣。王安仁说。

我从小学的是理科,但就是很喜欢阅读诗词,爱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。王安仁说,上世纪80年代,自己还在读书时,就很喜欢古诗词了。虽然那时学业繁重,也不会创作,但他对诗词的热爱不曾削减。

毕业后在一家企业上班,后来还出去打工,直到2000年自己办了厂,一直没放下古诗词,并逐渐开始尝试着创作。白天要工作,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创作诗歌,用来表达自己对生活、对祖国的热爱,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王安仁说,每当有了创作灵感,他顾不上白天劳累,总要修改满意后才休息。为了写出好句子,他翻阅词典,请教喜欢诗词的朋友,反复修改,再拿给大家一起检阅。每当写出一首好诗,他都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慢慢地,王安仁发现,身边有不少志趣相投的人。2006年,这群因古诗词相识相交的中青年,在瑞安论坛开辟了“寒蝉诗社”版块,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网络平台,后来又在中华诗词论坛等网站结识了温州地区的一批古诗词爱好者。2008年秋,他们自发成立“瓯风诗社”,进而温州网开设“瓯风诗社”版块,以古诗词会友。

要写好格律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多年来,凭着对诗歌的执著追求,如今他的作品已经成熟很多。现代社会的浮躁,让很多人忘却了传统文化。为生存,为名利,不得不强打起精神。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希望回归宁静,抛却世俗的纷扰。对我而言,醉心于古诗词独有的简约和意蕴,是内心最好的升华。所以,即使现在公司业务繁忙,王安仁依然会抽出时间,与好友在网上评诗论词,一起交流体会。

蚱蜢佛 陈肃勉

倪亮

农耕时代,蝗灾极其可怕,仿佛妖孽,恰似魔鬼,犹如洪水猛兽。近日,笔者了解到,在700多年前,发生在塘下罗凤村有一场滔天蝗灾,有一个名叫陈肃勉的宋代乡亲

蝗灾突至

澍村,古地名,今为塘下罗凤凤土、凤川和沙河三村。

据说,南宋咸淳元年(1265)八九月间,澍村一带,蝗灾突至,嗡嗡蝗虫遮天蔽日,庄稼危在旦夕,百姓危在旦夕。

蝗虫又叫蚂蚱、蚱蜢。蝗灾与水灾、旱灾并称为中国三大灾害。据邓云特《中国救荒史》统计:秦汉蝗灾平均8.8年一次,两宋为3.5年,元代为1.6年,受灾范围、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。

宋代是蝗灾频发的年代,许多文人都写过蝗诗。现录一首宋代王令的《梦蝗》片段,便可管窥蝗灾的恐怖程度:

至和改元之一年,
有蝗不知自何来。
朝飞蔽天不见日,
若以万布筛尘灰。
暮行啮地赤千顷,
积叠数尺交相埋。
树皮竹颠尽剥枯,
况又草谷之根荄。
一蝗百儿月两孕,
渐死高厚塞九垓。
嘉禾美草不敢惜,
却恐压地陷入海。
万生未死饥饿间,
支骸遂转蛟龙醢。
群农聚哭天,
血滴地烂皮。
苍苍冥冥复远,
天闻天闻不可知。

蝗灾过处,遮天蔽日,地赤千顷,无数老百姓跪在田头仰天痛哭,眼睛哭出血,双膝跪出血,皮肤都烂了,老天爷啊,你救救我们吧!老天爷啊,请你施神通让蝗虫走吧,快救救我们啊!你听到了吗?

天不救人,人自救。
危急关头,一位乡里士绅站出来了。
他,就是陈肃勉,永嘉学派大学者陈傅良的曾孙。

陈肃勉之救灾善行,被当地百姓传颂至今,而且还建庙供奉,感激地尊其为“蚱蜢佛”。可以想见,那一场遥远的蝗灾必定极其严重恐怖,而陈肃勉的善举必定恩泽深远。

请允许我,用手中的拙笔,试着勾勒当时的情景:

当那场可怕的蝗灾袭来,四里八乡,民心惶惶,哭声震天。士绅陈肃勉坐不住了,脑海中反复翻腾着两个问题:救与不救?如何救之?

陈肃勉想必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因为,他也是普通人,食五谷杂粮,有妻儿老小,有七情六欲。但是,他最终作出一个重大决定:

请勿哂笑,当时的民众迷信无知,将一个凡人捧为菩萨佛陀。毕竟,他们很难跨越历史文化的局限,触摸现代科学的边界。我相信,他们建庙供奉的行为,发自深沉的感激之情。

请勿哂笑,当时的民众迷信无知,将一个凡人捧为菩萨佛陀。毕竟,他们很难跨越历史文化的局限,触摸现代科学的边界。我相信,他们建庙供奉的行为,发自深沉的感激之情。

陈肃勉的善行,消灭了蝗虫,保护了庄稼,拯救了乡民。

他死后,乡民感其恩德,将其事迹报奏朝廷。祥兴元年(1278),皇帝敕封他为“护国惠民崇道圣王”。

这一封号,颇具儒、道色彩。

纯朴的乡民似乎感觉这样还不够,便又建庙塑像祭拜之,庙宇名为“显应庙”。此庙现处于澍村菜场旁边,飞檐彩绘,戏台楼阁,气势宏伟。

至今,当地仍有人称显应庙中供奉的陈肃勉为“宗主爷菩萨”或“蚱蜢佛”。

善人救灾

定,将救灾与灭虫合二为一,遂磨墨舔笔,写下告示:广募乡民捕蝗,能捕蝗虫至一石以上,我必先发粟一斗相酬之。(见《陈氏宗谱》)

很快,告示广贴乡里,百姓欣喜万分,停止悲伤,擦干眼泪,丢掉绝望,扶老携幼奔赴田野,赶赴田地,投身灭蝗大战。

澍村当地,至今还有陈肃勉“一斗蚱蜢换一斗谷”的传说。

两厢结合,我们便可推断出,蝗灾早期,陈肃勉以一石蝗虫换一斗粟激励乡人捕蝗救灾,其后,蝗虫日捕日少,陈肃勉又提高奖励措施,以“一斗蚱蜢换一斗谷”,鼓励乡民竭尽全力,将蝗虫消灭干净。

那些时日,无数乡民挑着一担担死蝗虫,端着一斗斗死蝗虫,鱼贯走进陈家大院,换取米粮。陈家积聚多年,堆积如山的谷粮越来

越少,日益告罄。我相信,一定有家人、奴仆提醒陈肃勉:老爷,够了够了,你已经尽力了,再下去,我们家就没得吃了。陈肃勉望着欣喜若狂的乡亲,摇摇头,转身吩咐管家赶紧带着银两去外地采办粮食,连夜运来。管家踟蹰着,陈肃勉一声大喊:还不快去!还有什么比人命更重要的吗?

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场灭蝗救灾善举,除恩泽澍村当地外,必然会延伸到周边各村。陈氏庙宇的石柱上,至今还有一联:济粟宏功昭万古,收蝗大德著三都。三都,显然远远大于澍村。在明嘉靖年间,塘下镇便分属帆游乡三都和崇泰乡四都。

在陈家大院,堆积如山的死蝗虫,被一把大火,化为灰烬。

在陈家谷仓、钱柜,满满的谷物日益告罄,钵盆满盈的银两日益告罄。

行善成佛

从士绅善行,到皇帝敕封;从崇道圣王,到称佛称菩萨。显然,一代代当地民众,已在陈肃勉身上融进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美好祈愿,但是,惟一不变的是那一片深深的感激之情。

请勿哂笑,当时的民众迷信无知,将一个凡人捧为菩萨佛陀。毕竟,他们很难跨越历史文化的局限,触摸现代科学的边界。我相信,他们建庙供奉的行为,发自深沉的感激之情。

请勿哂笑,当时的民众迷信无知,将一个凡人捧为菩萨佛陀。毕竟,他们很难跨越历史文化的局限,触摸现代科学的边界。我相信,他们建庙供奉的行为,发自深沉的感激之情。

陈肃勉的善行,消灭了蝗虫,保护了庄稼,拯救了乡民。

他乡。在那场蝗灾中,倘若我们某个遥远的祖先饿死或离家逃荒了,那么,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出生在澍村的后人了。

想想,便感觉可怕;想想,又心生感恩。

700多年过去了,如今,永嘉大儒陈傅良的纪念馆位于塘下陈宅境内,塘河之畔;而其曾孙陈肃勉的庙宇位于塘下罗凤,菜场之侧。一东一西,遥遥相望,彼此呼应。

我常想,对塘下历史而言,陈傅良是一座文化的高峰,陈肃勉则是一座道德的高峰,他们祖孙二人共同指向的方位,便是塘下人的

显灵应验的!

显应庙建成那年,自然离不开大型祭祀。可是祭祀放在何日为佳呢?有人提出,陈肃勉生于宋嘉定辛未年(1211)二月十五日亥时末和十六日子时初,那就将祭祀活动安排在每年的二月十五与十六日吧。此议一出,全场点头。

是年,农历二月十六,澍村当地民众纷纷杀猪供奉祭拜,猪在庙宇大殿中排成长排,祭礼完毕,大伙儿又兴高采烈地抬猪回家。

从此,二月十六,澍村抢排殿猪的习俗,便流传下来,至今不衰。

善行无疆

精神!这两座高峰,需要一代代塘下后人去走近,去解读,去学习,去效仿。

我希望,今年农历二月十六,当人们赶往澍村去看抢排殿猪时,不要仅看热闹,请多想想陈肃勉的善行吧。倘若能在那天,自体力行,行上一善,那便更好了。我想,九泉之下的陈肃勉一定会倍感欣慰。因为,万事皆空善不空,善行无疆,需要一代代去传承,去弘扬。

好久未去显应庙了,他日成行,我愿长跪拜谢陈肃勉。

不是迷信,而是感激。